

文

小自为之

苏连硕

《菜根谭》说：“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这就是说：一个人切勿将一切名誉揽入囊中，将一切担责推委于人。

出国没些时日，就洋味了，嫌弃故土故乡故居故人了。没上任几天，就端起架子，颐指气使，左一挥手，拆迂，右一挥手，英明决策，辉煌伟大。不过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贻害后人，殃及子孙。

实实在在业绩，经得起时间检验。一件就是一件，不要说成十件二十件，不要蚂蚁说成大象，蚊子说成飞机。报数要报准，不能把脸一仰，胡吹瞎侃，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吹牛不要脸。

一滴清水，反映太阳的光辉；一本好书，利于滋润人的心灵，开启人的睿智。

小小眼睛，心灵的窗户，可以连接“千里之外”。母亲的乳房不大，于儿女的点点滴滴哺育，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真情。

勿以善小而不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孝心无大事，尽在细节中。

走自己的路。回眸，每个深深的脚印都是自己心灵的一枚印痕，而不是辉煌复伟大的勋章。

林语堂与鲁迅、梁实秋、冰心、周作人，庶几没有鸿篇巨制，共撑起散文小写作的大家。

人，最终还是人格的魅力。如鸟禽的羽毛，星辰的光辉，花草的欢笑，都是真情的灵魂闪耀。做作，夸张，虚饰，伪装，胡弄人可以一时，但断不可以持久。总有一天会暴露出狐狸尾巴。

谁也不傻，旁观者清。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感动另一个灵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愈伟大愈谦虚，愈辉煌愈寂寞。大美不言。太阳如是，月亮如是，缤纷飘洒的雪花如是，熠熠闪光的星星亦如是。

大人物，小人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弄不清哪块云彩下雨，搞不清哪座山上出猴。

讲台，连着几十颗莘莘学子的心。说小也小，一泓汪漾的湖；说大也大，一片摇荡的海。一切都在过程之中。只要过程美好，就堪可慰安矣。

地理

常庄水库

朱永忠

常庄水库位于中原区西南隅，贾鲁河支流——贾峪河下游，总面积为349.9亩，控制流域面积82平方公里，大坝坐落在常庄羊胡岗地西的葫芦岗槽中，距下游汇流口2.8公里，坝址处槽宽仅80米，而相邻上、下游河槽宽则达500米左右，坝址位置较为优越，是贾鲁河上唯一的一座按大型管理的中型水库。

1959年11月，为了发展农业灌溉，弥补郑州市工业、生活用水不足，提高贾峪河下游河道防洪能力，郑州市市委决定修建常庄水库。动员须水人民公社农民1500人参加施工，最多出工人数3000多人，社长刘福全任指挥长。男女老少齐上阵，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招展，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使人振奋，仅用了一年时间于1960年12月工程竣工，开始蓄水。1961年12月，开始给柿园水厂放水，成为市区供水水源之一。

为确保水库的防洪能力，1965年10月，又在原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续建、扩建，由郑州市副市长史隆甫任指挥长，组织须水、沟赵人民公社农民506人参加，同时调来市建公司工人50人，承担混凝土浇灌任务，又从林县请来工匠70人，承担砌石任务。还从市内132个机关、厂矿调来汽车184辆，从铁路火车站往工地运送砂、石、水泥等建筑材料。机关干部、学生争先恐后到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于1968年8月，经过3年时间续建，工程全部完成。1976年、1987年又进行两次防震加固，主要工程包括大坝、主溢洪道、输水洞等。总库容达1740万立方米，溢洪道以下库容714万立方米。设计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校核防洪标准为万年一遇加20%。水库工程国家投资591.81万元，群众投资98.89万元。水库灌区是须水、石佛、沟赵3个公社。1966年灌区普遍动工配套，开挖干渠14.7公里，支渠6条长10公里，建桥涵31座，国家投资18.8万元。年灌溉面积在5000-7000亩，1970年浇地2.8万亩。1973年后，由于黄河提灌站的引水渠修通，开始引用黄河水浇地。常庄水库正式成为郑州市水缸，主要供应城市用水。

新书架

《帝国》

汤楠

短短400年间，大英帝国是如何崛起，又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今天的英国，它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

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对政治、经济和世界贸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这不仅仅是英国历史所关注的，也是世界历史所需解释的基本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无意详细描述大英帝国通史，只是想记录大英帝国以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本书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主要以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这六大主题为主线讲述一个帝国崛起的原因，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阅读本书，必能帮助你了解帝国的崛起以及帝国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大英帝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名人印象



南丁先生

赵中森

我手头没有南丁一部著作，乃至一行文字。

本来会享有先生一段文字缘的。

1987年冬，编辑部主任李怀发委托我到省文联，请南丁主席为新年第一期杂志的《光山县小说专刊》写篇文章。

在省文联二楼某屋，我把装有厚厚稿件的档案袋递给南丁先生手上时，南丁先生笑呵呵地说，这个坏发呀，他知道勾动你心里的哪根弦……的确，李怀发了解南丁先生曾在大别山一带有过一段生活，尽管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但先生一定会有话说。

南丁先生很快写好了文章寄来，题目为《废话不连篇》，其中专门提及见到开封诗人中森来送稿以及俩人对话的细节，很亲切。但当时任主编的王基先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在我看到新的一期油墨喷香的《东京文学》时，发现

主编已经蛮横地把这一节温暖文字给删除了。我很气愤，却也无奈。

南丁先生完成于1987年11月30日凌晨的文章，并没有循着刊物的“意图”，他对于本期小说总的印象是“并不愉快”：“……大约近三十年了吧，这种影子还如此沉重地存在我们年轻作者的心头笔底，我说不出自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改革已经九年，有许多叫人高兴的事愉快的欢乐的事，总也该讲一讲写一写唱一唱这些事。要知道，这也是真实。昨天应该留在记忆里，今天也应该流泻笔底。作为一个专刊，在编辑构思上，我觉得这是个缺陷。”

南丁先生的文章，不多不少，只占一个页码。

记得是1986年1月，省作协召开诗歌座谈会，南丁主席讲话，他说，最近，有两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座的新老诗人都热切地

等待着下文，寻思也许主席的讲话中会有涉及自己的内容……南丁语气深沉地说，第一，是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麦考利夫夫人是一名女教师，她的学生和全世界的人们一起目睹了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再是美国女排运动员海曼猝死在赛场……

座无虚席的会场，顿时沉陷在融入了尴尬的肃穆。

与会30余位诗人中，不乏吟古唱今、风花雪月的高手名家，却谁也没有料到南丁主席会讲出此番话来。

那一刻，南丁关于生命悲剧与诗歌的主题，使得新年伊始一场诗歌座谈会如同天平的倾斜；南丁先生不足百字的话语，让中原出类拔萃的诗人苍白而失重。

那一刻，我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南丁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映江帆影(国画)

李晓宏

火苗和声音都是尖的
黄昏架上去
暗了多少山水

虫子飞成疙瘩
擦来擦去的蝙蝠
一会儿高一会儿矮

一缕缕的静谧
从星星里冒出
冷的怕也已经热了

一天就剩个尾巴
鱼和鱼之间
是水给连着

站了一天的竹林
躲进一堆影子让风猜
狗在边上叫个不歇

过来一辆红车子
多么醒目的跑啊
总会在句号里安静下来

废纸
把它们捆起来
正确的做法
出卖掉

我敢承认是同伙吗
不会脸红也不会辩驳
更管不了粉身碎骨

小说

初恋情人住对门

张艳霞

那天，何休正好在家休息，就看到对门似乎是搬了新主人。

原来的那对老夫老妻不见了。不知邻居居长什么样，何休想。

晚上，老婆回来时，何休这么一说，老婆也来了兴趣，说，正好明天是星期日，我们上门去打招呼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若有什么事，还可互相帮一点忙。

第二天上午，何休和老婆一起去了对门。何休走在前，轻轻摁响了门铃。然后就听见门内一个女人的声音，等等啊，踢踢踏踏的声音随后传来。再然后，门就开了。探出一张女人精致的脸。

你，你……好。何休那招呼声没来由的停顿了一下。当然，

停顿的速度极其的短。何休确实是大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个女人，居然是他的初恋情人——杨乐。

杨乐同样也是吃惊不小。不过，杨乐的反应还是很快的。杨乐微笑着看着何休和他身后的女人，说，你们是对门的邻居吧。

何休笑笑，说是的。

杨乐忙叫来了屋内的男人，并且向何休和他老婆做着介绍；何休也同样把自己和老婆介绍给了他们。大家还约好有空坐坐。

回屋后，老婆有些奇怪地看着何休，说，我总觉得你的神情有些古怪。何休摇摇头，说，你想什么呢？我觉得对门的女人挺漂亮的，你觉得呢？老婆的话明显很有试探性的。

何休没理老婆，径直就进了书房。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何休发觉自己的心跳得还是那么快。天哪，怎么这么巧啊。何休还能想起当年和杨乐分手时的情景，是杨乐提出来的。杨乐说，爸妈不同意，我们分手吧。何休说，不。到最后，还是分了。何休还能想起分手那天的自己，感觉就像是天都塌了下来。

而今天，天又要塌了。何休不敢想象，若是老婆知道了这件事，结果会怎样。

但往往是怕什么来什么。那次，何休下班的早，在楼下等电梯时，正好就看到杨乐过来。何休有点尴尬，很想躲，可想想又不好。杨乐慢慢地走近了。

何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杨乐一眼，说，下班啦？杨乐点了点头，转问，这些年，你还好吗？何休刚想说话，就看到杨乐的表情有些古怪。回过神时，何休看到自己的老婆，正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身后。何休吓了一跳，说，你干嘛呢？老婆没说话，只是

用目光扫了杨乐一眼，又扫了何休一眼。直扫得何休心头毛的。到家后，老婆再三警告何休，少和对门的女人眉来眼去的，男人，就像猫，没理由不偷腥的。何休苦笑，没辙，躲吧。

可躲了九十九回，就躲不了那一百回啊。

一天，何休开门时，就撞见杨乐苍苍着脸，正坐在对门门口，捂着肚子，很痛苦的样子。何休的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离开，快速地离开。今天老婆不在家，若是闹出点误会，那可真不得了。

何休走过去时，想想又有些于心不忍。若是杨乐真有什么事，而自己又见死不救，那真太不像个男人了。

何休咬咬牙走到了杨乐身旁，说，你怎么了？杨乐满是痛苦地表情，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皱着眉说，肚子，医院……

有人说：一些人去苏联学习回来，也没见有多大长进，刘亚楼则是最成功的将领之一，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个人天赋。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战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部队之多，在解放军历史上是首次，也是少有的。刘亚楼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有独到见解，思想比当时许多人都先进。而且红军时期就当师长，本来就是带兵打仗的人。

有人说：林彪对刘亚楼是深知其人，平津战役中委以重任，是对他的信赖，也是让自己的爱将露一手，以便将来更担任。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14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开始。第二天下午3时，即将天津拿下。

1949年4月中旬，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军已经逼近武汉，主力4个兵团兵分三路，从平津地区浩浩荡荡南下。

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正在收拾行装，接到中央军委电话，说毛泽东要他去一趟。

这工夫还有什么事呀？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敬礼的右手还未放下，毛泽东即笑吟吟地道：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嘛，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这回让你上天，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楞了一下，道：主席，我在苏联学的是陆军，这空军怕是干不了。

毛泽东的手指指着他的脑袋：好嘛，我就是让你这个认为干不了的人干。

那我就干，在于中学，学中干。一向乐观、自信的刘亚楼，这次回答得也挺干脆。这天晚上却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就这么一下子飞上天去了？

一切从零开始——也不对，还有东北老航校，他是航校校长。

日本投降后，东北各地街头颇受阵子日货，从铺盖到穿戴、各种日用品都有。有的是日本人逃跑时丢弃的，有的是抢的。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统治14年，各地都有军需仓库，粮食、被服、枪炮、弹药等等，“满洲国”一下子垮台了，无政府状态，有的就被老百姓抢了，东北人称之为“捡洋落”。

刘亚楼也来捡了，主要是有政治目的的人和“胡子”（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普通百姓更关注的是汽车、大炮、飞机、轮船，卸下来安在大车上，跑得飞快，笔者小时候见过。

延安炮校1000多人大搬家闯关东，别说了，连手枪都没带几支。当时《我东北现状通报》中说，各地仓库中有“大炮数千门”。这“大炮数千门”，实在是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花了眼，而且没弄出多少，苏联红军就不让动了。

东北局有文件，要求部队和地方党注意收集散落民间的武器，主要是火炮、坦克、飞机当然也要。看到老乡车上有火炮、飞机零件，上去商量买下来，再问从哪儿弄来的，日本鬼子和苏联红军在附近哪儿打过仗。打过仗的地方，日军撤退、逃跑路线，往往都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建许多机场，有的县就有几个。再多也有数，明晃晃的大家伙摆在那儿，难瞧跟火炮一样，缺东少西，完整的很少，许多都是几架(门)才能凑成1架(门)。

好炮，主要靠缴获，开头则靠“捡洋落”。只是同样的“捡洋落”，且不说延安炮校有人才，就算同样的高手门外汉，要把飞机鼓捣到天上，还能作战，比之操练1门火炮，那也是天差地别了。

强大的东北野战军炮兵，摧城毁寨，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进关后还支援兄弟野战军作战。纯粹“捡洋落”起家的东北航校，自成立后也一刻未闲着，且在开国大典亮相。可直到海南岛战役，出现在战场上空的人干。

1931年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围打黄安城。守军被困10天来后，粮弹补给断绝。决定22日发动总攻。21日通知部队，明天有红军的“列宁号”飞机助战，别打误会了。胡奇才和官兵站在阵地上挥手、欢呼，只见机翼一歪一歪，“蛋”就一颗颗地下来了。城里敌人以为炸错了，根本不信红军也会有飞机。

“列宁号”轰炸黄安，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战争年代唯一一次使用飞机作战，第一次应该没错。

连载

一、 痲弦的生平

1932年9月29日(农历8月29日)，在河南省南阳县杨庄营东庄的一位小学教师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父亲给这个独生子取名“明庭”，他就是后来名闻中国现代诗坛的诗人痲弦。

东庄是一个普通的村子，只有少数几家砖房，绝大部分都是茅屋。没有电灯、电影，没有铁路、火车，只有古老的官道和一望无际的平原。痲弦的童年，就是在放风筝、滚铁环、游河塘、捏泥人、听老人们讲古老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度过的。

关于自己的家世，痲弦在《故事》一文中有过描述，该文收在角角出版社《传家宝》一书中。全文如下：

有一则真实的故事是我王家的传家宝。这故事传父子、子传孙，一直到我这代，将来还要往下传。

我的高曾祖父家里很穷，生了五个孩子，家中只有一件大褂儿，谁出门归谁穿。大年三十夜，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五个孩子饥肠辘辘地蹲在田埂上，等着卖春联和灶神的父亲带点吃的回来。远远地望见父亲的身影，孩子们兴奋地往前扑去，却看到父亲愁苦的脸，春联、一张也没卖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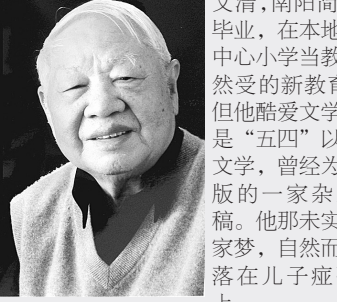
后来，高曾祖父向娘舅借了点钱，在官路上用高粱秆搭了个棚子开起“鸡毛店”（地处偏僻无人问津的店），开始卖馒头下面条。由于过路的客商不多，十天半月也不见一个人来吃。日子依旧很艰苦。

一天，从远处蹿过来一匹马，马背上驮着一位官人，已病得不省人事，任这匹马驮着他四处乱走。正巧走到小店门口，马停了，几个孩子手忙脚乱地把他抱下来，高曾祖母一看情况危急，马上用针替他医治。病人昏睡了数日，经过高曾祖父一家细心地照料，终于痊愈。

这位官人姓华，是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大村子里的富人。他感激店主的救命之恩，又看到这户人家的生活实在太困苦了，便极力安排他们到华家墓园当看守。高曾祖父便收了“鸡毛店”，搬到墓园去住。一家七口勤勤恳恳，不到二十年就买了耕牛和田地，五个孩子也都争气，娶妻生子，家道愈来愈兴旺。后来，就发展成我们王家的世代福居“东庄”。

这故事是我11岁那年父亲说的。那是个春秋，父亲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袄，戴上丝绒小帽，跟着他坐着由长工驾驶的牛车前往。一路上狭道崎岖，愈

痲弦评传



痲弦的母亲萧芳生，是平洛村的富家女，粗识文字，出嫁后只生痲弦一个孩子，克勤克俭地随着丈夫过活，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妇女。

尽管如此，萧家却颇有历史渊源，是六百年前从山西迁来河南南阳平洛村的，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晋商文化。既种地，又做生意，讲究做人要有高尚的品德，经商要有高尚的商德，这几乎已成为萧氏家族的家风。萧芳生的先祖萧子明经营药铺，家业很大。他一生乐善好施，品行高洁，临终前把欠自己债的人都请来，当众烧毁借据。萧芳生的父亲即痲弦的外祖父萧绍武也开了一家中药铺，人称“眼科先”，其医术、医德均为乡人称道。痲弦幼年常往外婆家，非常喜欢那里的文化气氛。他曾按舅家的排号，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萧梦白”。杜甫《梦李白》诗，有“湖北春天树，江头日暮云”的名句，痲弦也有梦一梦李白的渴望与期待，这或许是他后来享誉诗坛的原因之一。



风摇竹影有声画(书法) 马青云